

原来 你是 这样的宋医生



夜雪 著

她闯祸时，他凶她；她落难时，他帮她；
她自恋时，他黑她；她生气时，他哄她……
原来他竟是这样的宋医生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第一章 医院检查

绵绵细雨接连下了几天。晚上八点，晏长晴刚走上雪声会所三楼，想起还没问阮恙她们在哪个包厢。正准备打电话，突然看到走廊左侧站着几个人，可不正是阮恙、江朵瑶和管樱她们。

几个人都是大学同一宿舍的，关系很好，今晚难得有空，又都在北城，便在朋友圈里邀约聚聚，只是此刻管樱身边站着一抹醒目的灰色身影。

昏暗的灯光稍显迷离，男人注视着管樱的清隽眼底透着一丝寒意，精致的脸部线条绷得紧紧的，看不出一丝表情。

长晴还以为管樱得罪了什么人，赶紧走过去。男人突然迈开长腿朝她这边走来，步履极快，长晴的肩膀和他触碰后，撞到一边的墙壁上。

她捂着被撞痛的肩膀，莫名其妙地看着男人下楼，消失。

“长晴，你没事吧？”阮恙赶紧走过来看她。

长晴摇摇头，看到管樱柔柔弱弱的一张脸上布满泪痕，便问道：“怎么回事啊？”

江朵瑶和阮恙面面相觑，沉默不语。

“长晴，你来啦，进去吧。”管樱擦擦泪，上前轻轻拉着她往包厢里走。进去后，长晴才发现贵宾包厢里还坐着一个伟岸的男人，着黑色衬衫、长裤，指尖一抹猩红的烟星，幽暗中，五官线条虽模糊却坚硬深沉。

“长晴，这位是我们上纬影视的总裁傅总，”管樱偎依着那个陌生男人，细语介绍，“傅愈，这是我的好朋友晏长晴。”

长晴愣住，记得最后一次见傅愈的时候是大一那年暑假，她站在缠满了绿意盎然的爬山虎的阳台上，看着他把行李一件一件搬上轿车。

一别就是五年，只是没想到再见时，他竟然成了影视公司的总裁。

她的目光落在管樱缠在他臂上的手上，心里隐约升腾起一缕缕复杂的情绪，胸口闷闷的，还有一丝灼痛。

他认出自己了吗？不知道是该假装不认识，还是……

“长晴，你都长这么大了。”傅愈深邃的眉峰动了动，打破了她的顾虑。

管樱十分惊讶，问道：“你们认识？”

江朵瑶开玩笑似的埋怨：“长晴，认识傅总这尊大佛，你怎么不早点跟我们说呢？”

“我跟傅总也四五年没见了。”长晴干笑了一下，坐在阮恙身边，解释道：“以前我们跟奶奶住在扬州，傅总就住在我们家隔壁，后来我们家搬来北城了，就一直没见过，也断了联系。早知道傅总如今发展得这么好，我就算死皮赖脸也得把这层关系攀上啊。”

傅愈冲她温柔地笑：“你啊，倒是会开玩笑，有你爸在，哪还需要我这层关系。”

长晴抿着唇笑了，双手放在膝盖上，是规规矩矩的坐姿。其实她自己知道，只有很紧张的时候她才会这样。

“所以说，这个世界真小。”管樱浓情蜜意的小脸靠在傅愈肩上。

长晴默默地别开脸。确实是小，她曾经追了好多年的青梅竹马结果成了她好朋友的男朋友。

傅愈原来喜欢管樱这种类型的，她果然还是一点儿都不了解他。

晚上十一点，管樱牵着傅愈的手走出会所。傅愈回头看着长晴问道：“住哪儿，要不要我送你？”

“不用了，我和阮恙顺路，坐她的车。”

“好，再见！以后有空联系，我也好久没有见过叔叔和你姐姐了。”傅愈的唇色在灯光下显得十分柔和。他上车，管樱自己拉开副驾驶的车门也坐了进去。

在阮恙的保姆车上，车子开出一段距离后，长晴才想起一件事来，有点难以接受地问：“上次听管樱说她男朋友不是医生吗？”

“就是你上来时撞到你的那位，”阮恙表情很复杂，“今晚管樱带了傅愈过来，结果在这儿遇上了正牌男友。他男友这才知道管樱早做了傅愈的女人，你说这么大顶绿帽子扣下来，换谁受得了？”

“管樱她怎么能这样？”长晴喃喃地说道。她的三观接受不了脚踏两只船这种事，但这个男人是傅愈，她不能多做评价。

“正常，”阮恙扯起樱花般的嘴唇，“我们四个人里，我和朵瑶都算小有名气了，只有你和管樱还没有火起来，不过你在主持界做得也还算不错，家里条件也不差，但管樱就不一样了，她家条件不大好，今年也二十五岁了，出道早，算是圈内的老人了，再不红，年纪越大也就越不好红。傅愈是个很大的金主，很多人都想傍他，这也是管樱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管樱男朋友挺惨的……”

“哎，不过我听管樱说她男朋友那……那方面不行。”江朵瑶小声说。

“不会吧？”

“真的，管樱说他们交往一年多了都没那个过，连亲密接触也很少。我听说很多男医生因为见惯了女人的身体结构，对那方面都没什么兴趣了。”江朵瑶肯定地说着。

“长得还挺不错啊，如果真不行也太暴殄天物了。”阮恙扼腕叹息，长晴也小鸡啄米似的点头，深有同感。

晚上，长晴没睡好，又做梦梦到大一那年给傅愈写情书被拒绝的场面，后来还是长芯打电话才将她从梦里解救出来。

“你昨天不是说不舒服，要看妇科病吗？我帮你和医院妇产科的一位朋友打过招呼了，明天晚上七点钟过去。你到医院了就打我电话，我带你过去，让她给你做个检查。”

“姐，你那朋友可靠吗，不会把我做检查的事泄露出去吧？”长晴不大放心地说，“我现在好歹也算知名人士，要是传出去，那些八卦记者肯定会写什么我堕胎、私生活混乱之类的。”

“得了，就你，还知名人士，纯粹是在主持界瞎胡闹的，”长芯没好气的口吻充满了宠溺，“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是靠得住的人。”

长晴放了心。

第二天晚上，长晴特意戴了个口罩去医院。长芯直接把她带去了妇产科。

路上，长晴问：“姐，医生是女的吧？”

“当然是女的！”长芯瞥她一眼，“姐能让男人给你做检查吗？”

长晴笑眯眯地挽紧她的胳膊，说道：“有姐真好。”

到了诊室，长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听完后，她为难地回头说：“我帮你约好做检查的陈医生的一个病人临时送进了手术室，这个病人比较棘手，晚上值班的女医生都进去了。陈医生说她拜托神经外科的宋医生过来，这位宋医生和她关系不

错，兼修的妇产科，也是医院里拔尖的……”

“只要是可靠的人就行。”长晴现在挺不舒服，只盼着能早点治好。

“是晏医生吗？”

这时，一抹秀雅颀长的身影从外面进来。苍白的灯光下，男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清清冷冷，他的眼睛下有卧蚕，疲倦又性感。

长晴的第一反应是：这人不是昨晚在会所遇到的管樱的前男友吗？第二反应就是：给我做检查的该不会就是这位男医生吧？

当她看到他胸前名牌上“宋楚颐”三个字时，整个人都不好了，不敢相信地看着长芯问道：“姐，该不会这位就是……你说的宋医生吧？”

长芯咧嘴朝她歉意地笑了笑。

长晴快疯了，如果眼神可以杀死人，长芯肯定死一千次了。

“你是晏医生的妹妹吧，哪里不舒服？”宋楚颐坐到办公桌边的椅子上，用礼貌且带有磁性的声音问道。

只是长晴现在没法冷静，她使劲拽着长芯走出科室，一副爹毛的表情：“你怎么没告诉我这位宋医生是男的？”

长芯赶紧拍拍她肩膀，捋顺她的毛：“你听我说，在病魔面前，医生是不分男女的，再说这位宋医生虽然是男的，技术却比妇产科的主治医师还好，有他给你看，保证药到病除。”

长晴抓狂道：“男的怎么行，技术再好都不行。姐，别忘了你刚才还说不能让男人给我做检查。你平时善变也就算了，这节骨眼上能别坑我吗？”

“哎呀，如果是别的男人，姐当然不会同意。但宋医生真不是一般人，人家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华裔天才。在校期间就在美国医学院拿了好几个大奖，美国好几家医院争着抢着留他，他却选择回国从医。宋医生长得年轻又帅气，是我们全院乃至医学界的偶像，你能让他看一下病是你的荣幸。快去吧，你那‘小长晴’能被这样一个大帅哥检查也不吃亏。”长芯直接将她推了进去，然后猛地把门关上。

长晴严重怀疑这是不是她亲姐姐。

“你的名字？”宋楚颐像是没有看到她眉宇间的纠结，继续平静地换了个问题。

“……晏……长晴，上面是日，下面是安的晏。”

长晴低头，看着他写字的手，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又很白，和他的脸一样。只是那钢笔在纸上顿了那么一秒，他才飘逸地写下“晏”字，然后继续问：“是哪里不舒服？”

不可避免地又问到这个问题，长晴憋得脸色通红，好在戴着口罩，别人看不清楚，只是声音显得极为羞涩：“上个星期月事后不久，录节目时在又冰又凉的脏水里待了很久，之后就……一直不大舒服……”

宋楚颐这才抬头认真地看了她一眼，他浓而翘的睫毛下不易察觉地闪过一丝阴霾，晏长晴心里怦怦乱跳，唯恐他认出自已是管樱的朋友，到时候把戴绿帽子的怒火发泄到自己身上。

不过她现在相信管樱说他那方面不行是真的了。

也是，一个男人在妇产科领域出类拔萃肯定是天天面对女人的生理器官，时间长了，那方面不正常或者没反应也不是没有可能，没心理变态就不错了。

“怎么个不舒服法，是痒还是痛，白带有异常吗？”出乎意料地，宋楚颐并没有问多余的话，只是又换了一个让长晴更尴尬的话题。

这个问题究竟要她怎么回答，她要疯了。

墙上的指针转动了几下，宋楚颐习惯了这样的病人，起身拉开后面的白帘，说道：“进来吧，做个检查，躺上去。”

“没……没那个必要吧，”长晴面上气血上涌，再也淡定不了，“你不是医术高超吗？问问情况给我开点药就行了啊！”

宋楚颐背对着她戴一次性手套，回答道：“小姐，再厉害的医生也要望闻问切才能对症下药，我现在并不清楚你究竟什么情况。放心吧，我对你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医生看病人的身体不会带一丝感情色彩的。我遇到很多女病人，有些人跟你一样，扭扭捏捏的，不好意思做检查，非要疼得受不了才来，结果最后发展成盆腔疾病，更有甚者要做手术治疗。”

长晴能想象到做手术那个可怕的场景，嘴唇颤了颤，一咬牙，决定豁出去了，心里嘀咕着：反正他那方面不正常，都不能算是个真正的男人，让他检查检查算了。然后朝那台躺椅走去。

她穿的是一条牛仔裤，躺上去后，腰上的皮带却怎么也解不开。

宋楚颐准备好仪器回过头见她还没准备好，深邃的瞳孔里涌出一丝不耐烦：“晏小姐，你能快点吗？今天晚上科室是我值班，有很多病人可能在下一秒就会发生突发情况等我去救治。你要是一直这么拖拖拉拉，那我只能给你换一个医生了，不过也是男的，而且四十多岁了，还没结婚。”

长晴蔫儿了，四十岁简直是变态中的老变态了。都是变态，她还是宁愿选择一个又帅又年轻的变态。

像被送上刑场的犯人，她毫无表情地躺在床上，眼睛使劲瞪着头顶的天花板，

心跳加速得像快要蹦出来似的。

长晴口罩下的双唇使劲咬着，身体也烫得厉害，整个过程中长晴尴尬得想哭，万万没想到她好好保护了二十几年的“小长晴”第一次竟然被一个男医生看了，还是自己大学舍友的前男友，她以后不要见人了。

五分钟的时间，对长晴来说简直比五年还要漫长。

“好了。”宋医生抬起头，看着紧张地躺在那儿的女人眼睛红红的，像要哭了一样，口罩下看不到脸色，但是两个耳朵红通通的，像清晨被雨露沾过的玫瑰花瓣，瑟瑟发抖，我见犹怜。

他的眸色不自觉地加深，立即转过身去收拾器具，长晴火急火燎地穿戴整齐。

可能是检查的时间太久，她落地时腿脚打颤，没站稳，轻呼着，想要抓住什么，让自己站稳。

宋楚颐听到动静后回身扶了她一把，长晴看着搭在自己手臂上的白皙长指，浮想联翩。

她面红耳赤地推开他，拉开帘子，走出去，找个地方坐下，仍然有点尴尬，第一次被男人触碰那里，好丢脸。

宋楚颐低头边开单子边问：“持续几天了？”

“四天。”

“上一次月经结束是几号？”

“八号。”声音细若蚊哼。

“你这个已经有点严重了，需要消炎。平时多注意个人卫生，每天记得清洗，还有……没好之前不要有性生活。”

长晴再次耷毛：“我还没有男朋友。”

宋楚颐轻笑了一声，说：“你们这行，有无男朋友和性生活有冲突吗？”

“你什么意思？”长晴感觉自己被侮辱了，气鼓鼓地走过去，手压在他的药单上，“向我道歉。”

宋楚颐的眸子离开单子，与她对视，清浅的眸如一抹深不见底的墨，明明只是一个医生，却带着与生俱来的清贵。

长晴的心咯噔一下，却越发恼火。

“检查完了吗？”长芯找准时间敲门进来。

“在开药，马上就好。”宋楚颐继续把药开好。

长晴板着脸，算了，看在他被管樱戴绿帽子的分儿上，她大人不记小人过，今天以后，再不与这个变态医生见面就行了。

两分钟后，宋楚颐把药单递给长芯：“你去楼下领药，然后让护士给她输液，她这情况不打点滴消炎不行，我楼上还有事，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打我电话。”

“谢谢你啊，宋医生，改天请你吃饭。”

“不客气。”

长芯拽过长晴走出去后，笑咪咪地问：“被帅哥检查的感觉如何啊？”

“你这么喜欢被他检查，那你干吗不自己装病让他查个够啊？”长晴双眸恶狠狠的，一肚子火无处发泄。

“可惜我结婚了啊，你姐夫会吃醋。”长芯一脸遗憾。

长晴暂时不想搭理自己这个姐姐了，没出息，花痴。

输液的时候，长晴饱满的唇嘟得高高的。

长芯忍不住捏捏她腮边的小肉肉：“别生气了，姐姐去外面给你买樱桃吃行不行？”

“不用了，”长晴心情不好，“对了，姐，你还记得在扬州时住咱隔壁的傅愈吗？”

“记得啊，不是跟我同龄吗？你以前老跟在我们后面，跟屁虫似的，”长芯暧昧地偷笑，“你那小眼珠还天天围着人家转呢。”

长晴脸热，说道：“我昨天碰到他了， he 现在是上纬影视公司的总裁，不过他有女朋友了，是我大学的朋友管樱。”

“你说管樱啊，以前我在你宿舍见过，”长芯皱了皱眉，“那姑娘很美，清秀可人，也会讨男人欢心，男人会喜欢她不奇怪，不过她条件不好，傅愈那样的人不见得会娶她，纯粹是闹着玩的。不过姐说实话，傅愈呢，你小时候暗恋一下也就算了，长大了就别瞎想了，听说影视公司的那些人都喜欢玩潜规则那套。”

“姐，你不要这样说，说不定傅愈是认真的。”长晴郁闷，不喜欢自己曾经喜欢的人被说成这样。

“傻丫头，人是会变的，尤其站在高位的男人。姐劝你以后找男朋友还是找一个跟这个圈子无关的人。好啦，我还要去值班，你别乱走。”

长芯走后，长晴郁闷地玩手机，正玩着，来电屏幕上闪着“管樱”两个字。

她惊得差点把手机扔了。

喝口水，压压惊，她略带心虚地接起电话。

其实她没必要心虚的，是管樱劈腿在先，她也只是让管樱的前男友检查了自己的“小长晴”。

不行，不能再乱想了。长晴拍拍乱跳的胸口，里面传来管樱温柔的声音：“长

晴，你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我在休息，”长晴尽量自然地说话，“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我……昨天晚上的事……”管樱欲言又止，“长晴，你都知道了吧，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怎么会，其实我们都在一个行业里，我明白，也能理解你。”长晴不想让她难受，尽力安慰她。可理解归理解，她自己可做不来那样，她认为要和另一个人交往，最起码要结束前一段感情才能再开始，就算人家那方面不行，也不能这样脚踏两只船。

“长晴，我没有阮恙那么漂亮，也没你那么幸运，有个好爸爸跟你们台长熟悉，我只能靠我自己，但我努力打拼了这么多年，没人在前面拉我一把，真的很难熬出头。”

“嗯……”长晴在心里叹气，管樱哪里明白，她现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她前面之所以还算一帆风顺，是因为老爸每年给电视台一大笔赞助费。今年晏家公司不景气，赞助费没了，台长现在也不管她了，年初安排好的几个大型节目都将她从名单上去掉了。她有预感，她现在跟着左骞做的《挑战到底》节目的主持人位置也快保不住了。

被管樱挑起这个话题，长晴突然觉得自己心情更郁闷了。

凌晨十二点多，长芯过来帮她拔了针。

长晴要小解，急急忙忙去了洗手间，解决完出来洗手时，旁边的男厕所突然走出一抹白色身影。

长晴先是看到他白大褂上的鲜红血渍，害怕地往后退了几步，才看清楚宋楚颐那张英俊清冷的脸。

“宋……宋医生……”她对鲜血素来畏惧，说话也打颤。

宋楚颐看到长晴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才认出她。

她之前检查时戴着口罩，露出的桃花眼流露出一种诱人的媚态，好像时时刻刻都在对男人放电，因此给宋楚颐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很好。现在没戴口罩，下面的鼻子和嘴唇都是如画的感觉，略微婴儿肥的脸蛋没有化妆，干干净净，样貌说清纯吧，又挺魅人，说魅人吧，似乎又挺清纯。

长晴这才想起自己没戴口罩，心想：他不会认出自己是管樱的朋友吧？

两秒钟后，她发现自己想多了，对方眼里丝毫没有那种见到认识的人的光泽。

也是，昨天她去得晚，他愤怒离开时，根本没有正眼看她。

不过他直勾勾地看着自己，长晴突然挺不好意思，扭捏地别开脸，看到他洗手时露出袖口处一枚精致名贵的袖扣。

长晴想起前几天，在电视台采访的一位知名企业家也戴过相同的袖扣，当时听同事说这款袖扣是欧洲某一线品牌的经典袖扣，一枚就要人民币两三万。

现在的医生都这么有钱吗？看来果然是那方面有问题了，不然管樱干吗要放弃一个这么有钱的医生去冒险选择傅愈那样不好掌控的男人？

长晴觉得有时候名气固然重要，但比起一个真心相爱的人，她还是愿意选择后者。

“刚抢救完一个病人，动刀时病人的血溅到我身上，还来不及去清洗，”宋楚颐回过神淡淡解释了一句，“身上好些了吗？”

“呃……”长晴刚刚从自己的思绪中回过神，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药效可能到明天才有作用，你还是要多注意休息，”宋楚颐忽然说，“你应该有月经不调的毛病吧，而且来月事的时候很痛，平时饭量是不是很少？”

“是的。”长晴脸红，难道这也是检查出来的？

“别总熬夜，我看你脸色不大好，平时多吃点儿饭，增加营养。开的药还是要每天涂擦才会好得快。”宋楚颐说完，白衣飘飘地从她面前走过了。

涂擦……

长晴的脸不争气地又红了。她脸色不好吗？她使劲摸了摸。

翌日，长晴走进电视台大楼。

行走之间，她不得不赞叹宋楚颐医术确实不错，女人那种地方生病确实挺尴尬的，不过今早醒来她自己感觉好很多了。

“你今天来得挺早啊。”体育台的主播郑妍从后面赶上来，两人一起等电梯。

“我想跟导播再沟通一遍今天要录的节目内容。郑姐，你也很早啊！”长晴朝她微微一笑。

郑妍眸色复杂地四处看了看，进电梯后，只剩两人，她才小声说：“长晴，昨天我跟谢总编辑他们吃饭的时候，听他们的意思是最近台长想把你从《挑战到底》节目上换下来，由池以凝接手。”

长晴的心猛地跳了跳，脸也唰地一下白了。

去年来了一帮实习生，台里上上下下的老主持人都有一些危机感，她也有。最近这阵子的预感特别强烈，可她没想到危机来得这么快。

“想开点，现在池以凝可是冯台长的心头肉。”郑妍轻声安慰她。

长晴瞪大眼睛：“真的假的，池以凝真的跟了冯台长？”

“不然呢，她一个没背景的新人年初能挤掉你，和左骞他们一块儿担任元宵晚会的主持人？”郑妍冷笑。

长晴有点倒胃口，冯台长那张小嘴巴、塌鼻子的脸，池以凝也能下得了口，真够让她佩服的。

演播室的化妆间里，长晴无精打采。郑妍是电视台的资深前辈，职位虽然谈不上有多高，但待了十多年，高层很多人和她关系都不错，她的风声也比别人收到得快一些，而且郑妍一直对她颇为照顾，是不会骗她的。

后台闹哄哄的声音传过来，她突然想哭。

自从进电视台后，她一直很努力，可这个平台太过残酷，说淘汰就要被淘汰。

“长晴，怎么还没换衣服？”左骞俊美如斯的身影出现在化妆间里，“哭了？”

“……没……没有，”长晴赶紧低头用衣服蹭了蹭眼睛，再抬头，对上左骞温柔的眼神时，喉咙堵了堵，“左老师，我是不是要离开这档节目了？”

左骞目光里多了一丝凝重。

“我明白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期跟你录节目了，我会好好表现的。”长晴深吸了一口气，打起精神拿眉笔画眉。

就算要走了，她也要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明白她是最适合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左骞心疼得眉头紧皱：“长晴，我会努力和台长争取让你继续留在这个节目。”

“真的吗？”头顶亮眼的灯光照得长晴的桃花眼亮亮的，流露出别样的风采。

左骞眼眸渐深，微笑着点点头，又揉揉她的刘海。

左骞是台里的一哥，连台长也敬重他几分。长晴听他那么说，心里稍安，可录完节目后，她还是被冯台长派人叫了过去。

到办公室门口时，正好遇上池以凝出来，她娇嫩的唇鲜艳欲滴，脸上泛着酡红。长晴没经历过这种事，可看过电视和小说啊，多少猜到了些许，再瞄了一眼里面的冯台长，不免有点儿恶心。

池以凝得意地看了她一眼，也不打招呼，趾高气扬地拂发离去。

长晴气结，自己好歹也是她的前辈，她现在连招呼都不和她打，真是没礼貌。

“进来吧。”冯台长在里面叫她。见她进来，起身走过去把办公室的门关上。

长晴的心也跟着那合上的门咚了一声。

“长晴，《挑战到底》这档节目你做的时间也不短了，当初主要是想让你跟着左骞磨炼磨炼，现在既然磨炼出来了，也是时候让你独当一面了。我和台里的人商量过了，正好卡通动漫台那边新出一档节目，打算由你去主持，《挑战到底》这边就由池以凝接手。”冯台长倚靠在桌边，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

长晴的心仿佛沉入谷底，卡通动漫台虽然傍晚的收视率还算不错，但都是小朋友看的，根本没什么知名度。“台长，我在《挑战到底》主持一年多了，积累了不少粉丝，观众也习惯了我和左老师主持，池以凝她才来台里没多久，功底也不熟练，没办法撑得起《挑战到底》这样的大型综艺节目吧？”

“有左骞在，这个节目就撑得起。”冯台长轻佻地望着她，突然低笑着将手放在她肩上。

刚握住长晴的肩，冯台长的身体差点都酥了。

这肩，软得像水一样。

再看长晴的打扮，白色的细纱长袖搭配黑色长裙，腰肢透着让每个男人都想握一握的柔软，目光再停留在她高耸的胸上，冯台长差点就要流鼻血了。

整个电视台，晏长晴的身材最妖娆。当然，还有那双眼，像猫爪一样，瞧一眼便感觉被挠一下，挠得人难耐极了。

“当然啦，”冯台长话锋一转，手也顺着她的肩往下滑，“你爸以前经常赞助咱们电视台，我跟他也算有些交情，我也不是个不讲情面的人。”

眼看着那手要落在自己胸口了，长晴立即厌恶地往旁边闪躲。

冯台长握住她的肩膀，不希望到嘴的肉飞了。

“台长，请把手拿开，好吗？你再这样我要叫了。”长晴沉不住气，使劲扳掉那只手。毕竟在办公室里，冯台长也怕她闹得太过，只能松开，不过脸色很难看：

“晏长晴，你别给脸不要脸，以前我是看在你们家那点赞助费上才提携你，不然你哪能有今天？”

“台长，您想换就换吧，不过时间长了，您会明白我到底靠的是赞助费还是自己的实力。”晏长晴再也不想多看这个人一眼，快速拉开门，离开了办公室。

“晏长晴，你给我等着！”冯台长阴狠地盯着她的后背吼道。

下午，长晴回家，有关她被调换节目的消息已经在网络上铺天盖地了。

晚上，晏磊回来敲响她的房门：“宝贝儿，是爸爸不好，都怪爸爸今年没给电视台赞助，才让你在电视台被人欺负。”

“爸，不关你的事，”长晴下午早偷偷哭过了，这会儿眼睛也不红了，“我要是自己争气点儿，就能像左老师一样，台长想换都不敢换，不过我现在想通了，做卡通综艺就做呗，我这么可爱，小朋友肯定也喜欢我。”

晏磊叹气：“傻孩子，每年那么多的应届毕业生来电视台实习，今天那个池以凝能把你挤下《挑战到底》的节目，下次就会有第二个池以凝把你挤得连卡通台都待不下去，到时候合同一到期，台长就能让你走人。”

长晴再次被打击得沮丧了，她不是没有考虑过，可事已至此，能怎样呢。

“爸，你公司现在怎么样了？”长晴不想让爸爸操心自己的事情，赶紧转移话题。

晏磊坐到床边，摸摸她的头：“长晴，明天有事吗？陪爸出去吃顿饭，也算是相亲。”

长晴傻眼，说道：“爸，我还年轻呢，你不会也要搞商业联姻那套吧？”

晏磊看着女儿受伤的表情着实难受，可没办法，歉疚地回答道：“相亲的事是Sky集团的宋总提出来的，以前你陪爸参加晚会的时候，他见过你一次，印象不错。他有个儿子也到了结婚的年龄，想让你们见个面。长晴，爸实话跟你说，近年来很多政策对我们公司都不利，晏氏从去年开始业绩就下滑，到今年一直在补亏损。年初行内其他公司还一直在打压晏氏，现在公司四面楚歌，这样下去迟早会宣布破产，我们就得背着几亿的欠款过日子。如果是爸一个人也就算了，可你跟你姐还年轻，你姐夫哪怕再喜欢你姐，沾上这么多的债，时间长了也会受不了的。”

长晴突然发现晏磊的鬓角都有白头发了，她真的很心疼。从小爸最疼她，要不是真熬不过去这个坎儿，爸是不会跟她说这些的，可她一直衣食无忧地过着日子，从没想过要去面对这些。

“爸，要是对方长得又胖又丑，人品也不好，我也得硬着头皮答应交往吗？”她撇嘴问道。

“宋总长得比爸爸还帅，他的儿子肯定不会丑的。至于人品，明天看看，要是真不行，爸就是去坐牢也不能委屈了你，”晏磊强挤着笑说，“不过宋家那样的门槛，能嫁过去也是我们晏家高攀了。爸倒是希望你能嫁过去，一辈子衣食无忧。而且，有宋家撑腰，那冯台长以后还得看你的脸色行事。”

长晴不屑于用自己的终身大事去换工作上的前途，可又不能让爸爸五十多岁了还背一身债去坐牢，他身体不好，一直是用药养着，这样为公司操心身体会一天不如一天。

她心疼爸爸，也只能去相亲。

第二章 已婚身份

第二天，长晴跟着晏磊去了本城一家没有去过的私房菜馆。

进去时，包厢里已经坐了两个人，沙发上的年轻男人一双大长腿随意地伸着，熨烫得一丝不苟的黑色西装修饰得身体线条特别流畅，里面搭着白色衬衣，脚上是国外一款刚上市的白色运动鞋，露出的脚腕很精致。

长晴很少用“精致”去形容一个男人，可当再次看到宋楚颐那张脸时，便没办法淡定了。

“宋……宋医生……”她没关紧嘴巴，声音泄露了出来。

晏磊和宋怀生都听到了。

“怎么，你们认识？”晏磊很高兴，他第一眼看到宋楚颐的时候，印象格外好，这模样、这身高配自己女儿完全绰绰有余。

长晴脸红，唯恐他说出自己去做妇科检查的事，赶紧道：“上次去医院看姐姐的时候见过宋医生，他和姐姐一个医院的。”

宋楚颐看她一眼，和晏磊打招呼：“晏叔叔，您好！没想到原来您是晏医生的父亲。”

宋怀生高兴地笑起来：“老晏，原来你大女儿和我儿子一个医院，看起来这两个年轻人真是有缘分啊，说不定这亲家还真能结成。”

“是啊，”晏磊也真心高兴起来，“我倒没想到这么巧。”

“坐吧，坐吧。”宋怀生招呼大家。

宋楚颐拿来菜单让大家点菜。

晏磊瞧着他待人接物礼貌周到，在心里更是赞不绝口。心想回头还可以从长芯那里打听打听这人的品行。

“老晏，你大女儿在医院哪个科啊？”宋怀生问。

“儿科。”

“行，有能力。”宋怀生不住地点头。

“就是太忙了，”晏磊叹气，“忙到连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

宋怀生笑道：“这两个孩子要是谈得拢，将来我拜托院长给你大女儿换个好点的岗位，工作轻松，发展也好。”

“还要看长晴有没有这个福气了。”晏磊笑笑，他知道宋怀生不是吹牛的，以宋家的能力这确实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

长晴始终低着头，很少说话，宋楚颐也说得少，大部分时间都是两个长辈在说。

末了，要结束时，宋楚颐突然主动邀约长晴：“时间还早，要不要一块儿去喝杯咖啡？”

一直处于游离状态的长晴打了个激灵，还没回答，晏磊已经替她答应了：“去吧，年轻人就是爱喝咖啡，你们好好聊聊，我和你宋叔叔就不参与了。”

长晴完全没法反对，两位长辈走得快，一眨眼就只剩长晴和宋楚颐了。

她两只水汪汪又勾人的桃花眼呆滞地看着他，宋楚颐抛抛车钥匙，说道：“走吧。”

他开了一辆奥迪A7，黑色的。

长晴坐进去时，感觉里面的设施构造格外熟悉。很巧，她自己的车也是奥迪A7，白色的，不过她的车里乱糟糟的，他的却干净得一尘不染。

长晴两只手纠结地拧在一起，局促又尴尬。

前天还想着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人了，今天就相亲遇到了，她想哭，偏偏旁边的宋楚颐还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

“怎……怎么啦？”她紧张。

“安全带。”宋楚颐提醒。

长晴赶紧扯过安全带扣上。

“你有喜欢的咖啡馆吗？”宋楚颐问。他的声线清亮干净。

“没有。”

“那我随便挑个环境好一点的咖啡馆了。”

地方并没有多远，是一家老洋房咖啡馆，里面装修得很有情调。

长晴以前和管樱、阮恙她们来过，管樱说这家店的蛋糕很好吃。她猜想宋楚颐应该和管樱经常来。

果然，坐下后宋楚颐说：“要不要吃蛋糕，这里的蛋糕味道还不错。”

长晴故意问：“宋医生怎么知道这家店的蛋糕好吃？你来过吗？”

宋楚颐敛眉沉默，窗外光线落在他清冷的眉目上，仿佛有一丝淡淡的不悦。

长晴也难受，她喜欢了好久的青梅竹马成了管樱的男朋友，现在这个自己要努力搞好关系的相亲对象似乎也没忘了管樱这个前女友。如果可以，她真的想走。

“晏小姐认为跟我结婚如何？”

“啊？”咖啡香刚飘过来，他突然说的话让长晴呆若木鸡。

“据我所知，晏家的情况不太乐观，”宋楚颐完美的身子靠在沙发上，彻彻底底是一副贵公子模样，“一旦晏家宣告破产，背负着几亿的债款根本无力偿还，你爸也许要去坐牢，你现在拥有的房子、车子都会失去，可能在电视台你也待不下去，还有你姐……据我所知，你姐夫虽然是位工程师，工资还算不错，但时间长了，面对这样数目庞大的债务，我想，在现实面前也未必能坚持这段婚姻。”

长晴咬牙道：“有些爱情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宋楚颐的剑眉一挑，不说话，只是用一双能穿透人心的眼睛看着她。

长晴渐渐地底气不足：“没错，我在电视台工作，遇到很多真人真事，都很不堪，但我还是相信有不变的爱情。”

宋楚颐静静地端详她几秒，低头喝咖啡：“如果结婚的话，我希望可以尽快。”

长晴握拳：“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我？没错，我们公司的情况确实不好，但以你们宋家的条件应该可以找到比我更好的结婚对象。”

“晏氏是个传统的老牌子，有好几种药在国内卖得很火，正好是我们宋家需要的。如果晏家真的对我们宋家没有一丝利益帮助的话，我们两家也不会坐在一起吃饭、喝咖啡了，”宋楚颐淡淡地说道，“而且我不想在谈恋爱上面浪费时间，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商业联姻在所难免。正好，你们家需要我们宋家的帮助，我也需要完成我的义务。我们结婚，彼此都能获得益处，不是很好吗？”

长晴沉默。

她对恋爱和婚姻一直抱有很大的幻想，可没想到要走入这样一段婚姻，她被打击得面无人色，却无力反驳。

晚上九点，宋楚颐送她到晏家别墅门口，在她要下车时突然说道：“结婚后，你们晏家现在面临的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你还可以继续在电视台上班，我不会干涉你的事，你姐在医院也会有更好的发展。你自己好好想想，想通了给我打电话一起去领证。”

他递给她一张名片，说话的时候，眼睛没有一丝温度：“我想晏氏也等不了几天了。”

长晴接过名片，默默地下车回家。

家里灯火通明，晏磊和晏长芯正聊得热火朝天，看起来心情很好。

“长晴，我听爸说你的相亲对象是宋医生，缘分啊！”长芯调笑着揽过她的肩膀，小声地说，“现在可以让他为你的‘小长晴’负责了。”

“姐……”长晴瞪了她一眼，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长晴，我都问过你姐了，这位宋医生不但家世好，连医术都是全医院最好的，主要是听说他人品不错，从来没在医院里拈花惹草过，”晏磊现在对宋楚颐是赞不绝口，“配你足够了。”

长芯笑眯眯地说道：“我虽然只跟宋医生打过几次交道，别看他平时冷冷淡淡的，话很少，但对待病人真的非常好，不管病人什么身份都一视同仁，而且特别有耐心。上回有位老太太在医院晕倒没钱治病，宋医生二话不说就替那位老太太出了诊治费。更重要的一点是低调不炫富，要不是爸说了，我都不知道他是宋怀生的儿子，我们医院都是他们宋家的产业，弄了半天他就是太子爷啊！”

长芯很少这样夸一个人，可见就是真有其事。长晴难以想象宋楚颐有这样温和细致的一面。

晏磊夸赞：“这样的富家子弟不多了。”

长晴心里嘀咕，那方面不正常的富家子弟确实不多，而且她要是跟宋楚颐结婚了，以后要怎么面对管樱啊？

不过看到爸爸那么高兴，她不想让爸爸失望。

晚上，长晴十分郁闷，也没睡好觉。第二天去台里的路上，她接到冯台长秘书的电话：“长晴，台长说你的职位暂时不调动了，还是继续在《挑战到底》待着。”

这个天降的好消息让长晴以为自己没睡醒，不敢相信地问道：“为什么呀？”

秘书冷笑了两声：“你厉害啊，你有手段啊，迷得左骞那样的人团团转。昨天左骞亲自找台长说，要是节目组换了你，他明年的合同一到期就跳槽到其他台去。”

秘书挂了电话，长晴发了好一会儿呆，赶紧打给左骞：“左老师，我听说你为了我去找台长……”

“长晴，你什么都不要想，好好待在我身边主持吧。”左骞温煦的声音打断她。